

花鸟风月的绝唱

——日本汉诗中的四季歌咏

严明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 人文日本新书

丛书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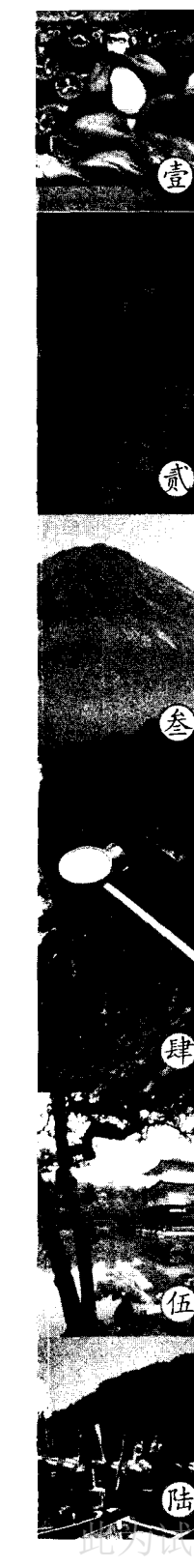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王晓平

【顾问】

中西进 川本浩嗣 乐黛云 严绍璜 文洁若 严安生

【编委】（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兴国	卞立强	王向远	王金林	王若茜	王勇
王晓平	刘立善	孙东临	严绍璜	李征	林少华
邱岭	陈德文	陈生保	胡令远	郑民钦	哈若蕙
高文汉	高伟	高宁	高慧勤		



違いの認識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
——『人文日本新書』出版を祝して

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

——祝贺“人文日本新书”出版

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在日本，以前常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日本人相信自己 and 中国人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近代以前，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但是，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学习同“文”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着。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准州”似的，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

当然，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而且，不用说，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这是极其危险的。没

有看透相互的不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常识”是通用的，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龃龉，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

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那么粗看起来是“不当”的“出格”的东西，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有启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一种形态，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人文日本新书”。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掘问题所在、精读原典、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

其中既有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长恨歌》、《三国演义》，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既有原始宗教、民间故事，也有风花雪月、恋爱和旅游，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真可以说尽善尽美。

这套新书，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

2004年6月



“新書人文日本”の序文

“人文日本新书”序

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

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





拾叁

拾肆

拾伍

拾陆

拾柒

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文学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症”，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

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目 录

【前言】/ 〇〇—

春

② 烂漫颂歌

【樱梅之恋】/ 〇〇七

【春景色彩】/ 〇一七

【惜春情怀】/ 〇三〇

【春日之哀】/ 〇三七

【春光灿烂】/ 〇四三



夏

② 幽静低吟

【夏日风物】/ 〇五一

【夏居悠情】/ 〇六一

【静观幽思】/ 〇六九

【禅门感悟】/ 〇七八

【庭院闲趣】/ 〇八六



目 录

秋

② 咏叹伤悲

【秋思情怀】/ 一〇一

【秋季咏物】/ 一一三

【秋景绚烂】/ 一四六

【典故化用】/ 一六一

【秋境清幽】/ 一七四

冬

② 孤寒情怀

【冬日景物】/ 一九三

【诗情蛰居】/ 二〇二

【年暮习俗】/ 二一〇

【唱酬雅趣】/ 二二三

【冬日咏怀】/ 二三二

【慷慨悲歌】/ 二四〇

结束语 / 二四九

参考书目 / 二五一

出版者的话



前言

从中国到日本，在诗歌中咏唱四季的传统可以说是代代相传。早在《诗经》中，就有《周南采芣》《十亩之间》《唐风采芣》等诗作，都是描写在不同的季节中的劳动生活，尤其是《七月》诗，详细记载了西周时代的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与日常生活的情况，开启了中国诗歌按照季节顺序纪事抒情的写法。汉魏乐府及南北朝的吴声歌曲中，已经有不少按照四季顺序来咏唱的篇章，比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记载的《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其中包括《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还有梁武帝的《子夜四时歌七首》，王金珠的《子夜四时歌八首》等。到了唐代，李白和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子夜四时歌》。宋代的蒲积中又广泛收罗古今岁时吟咏诗作，成《岁时杂咏》46卷，选录从元旦到除夕的吟咏诗作2749首，蔚成大观。

日本岛国四季分明，季节感强，四季天象气温及自然景观变化明显，差异很大，这种自然生存环境，经过数千年的沉

淀，造成了日本人对四季温差及景观变化相当敏感和细腻的心理。至今日本人见面互相打招呼时，仍然喜欢说“今天真冷啊”或者“今天真热啊”这两句话。尽管有时候气温实际上并不是太冷或太热，但是日本人还是习惯于用这两句话来互相打招呼，因为这两句话在日本人听起来最能体现出关心，最能引起情感的共鸣。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算是“日本之心”的独特表现之一吧。日本诗歌作为大和民族精神灵魂的写照，同样显示出对季节变迁和景观变化的描写极为丰富、极为细腻的特点，这在和歌及俳句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日本汉诗作为大和民族诗歌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其对四季节候中花鸟风月（汉语中习惯说“风花雪月”）的特别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早在奈良朝时代，《万叶集》卷五中的《梅花歌序》中就这样写道：“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後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萝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穀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费觴。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哉。宜赋园梅，聊成短咏。”可以看出当时贵族社会中已经很重视结合季节时令的赋歌吟唱活动。吟唱日本和歌如此，吟诵日本汉诗也一样，奈良朝诗集《怀风藻》中所收117首汉诗中，吟诵四季花鸟风月的不在少数。平安时代的“敕撰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和《和汉朗咏集》中的汉诗，对节序景观的描写内容大增。《和汉朗咏集》卷上的目录就直接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来排列，其中对春秋两季的题咏对象尤为丰富，这

是根据日本季节气候及自然景观的特色而形成的。

中国诗歌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中国诗歌中四季咏唱的内容对日本汉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汉诗人的主动选择而形成的。比如中国的晋朝诗人陶渊明、唐朝诗人白居易、宋朝诗人苏轼，都是描写四季景观较多的诗人，而恰恰就是他们的诗作，被日本汉诗人吸收模仿得最多。举例来说，《和汉朗咏集》共收录中日诗589首，其中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占据了141首，而其他中日诗人的诗都没有超过50首的。这其中的缘故，是很值得探讨研究的。本书也就是从分析日本汉诗中吟诵四季景物花鸟风月的代表性作品入手，通过与中国诗歌的对照比较，展现日本汉诗特有的景观风貌及抒情特色，进而揭示日本之心的奥秘。

春之

烂

漫

颂

歌

春天是一年中四季的起点，是江山变绿、万物复苏、生命重新辉煌的开始，因而在诗歌中往往成为人生新希望的象征，古今中外的诗人们几乎都把最美好的赞歌献给春天。日本汉诗中，对春天的颂歌尤为丰富多彩，尤其是到了江户时代之后，每年春天随着樱花锋线逐渐由南向北迁移，日本各地的汉诗人们就会聚会于花前月下，拉开吟唱四季花鸟风月的序幕。



樱

梅

之

恋



樱梅之恋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美丽的樱花与高耸挺拔的富士山早已成为日本的形象代表而为全世界所熟悉。每年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日本的樱花从南到北依次盛开，主要品种有山樱、彼岸樱、里樱等。江户前期著名学者本居宜长曾有“樱花树中王、武士人中杰”的赞叹，数百年来一直传诵人口。尤其是洁白的山樱，在日本早已成为纯洁、爱国、忠勇义烈的象征。日本汉诗中对樱花的赞颂数不胜数，比如江户后期的草场廉（1821—1889）有《樱花》诗写道：

西土牡丹徒自夸，不知东海有名葩。
徐生当日求仙处，看作祥云是此花。

西土指中国，牡丹原本是从西域引进的花种，在中国的丹州、延州、越州都有种植，从唐武则天时代开始广为流行，最著名的就是“洛阳牡丹”了。洛阳种植的牡丹经过了改良，花形变大，花瓣愈加饱满，品种也增多，其中有名的就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叶李等等，真可谓为国色天香，天下无双。“东海名葩”就是指日本的樱花。传说秦始皇时徐福为了寻找海中仙人所居的仙境，带着数千童男女东渡日本，在熊野滩附近登陆，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开发日本的始祖。徐福的墓现在仍在日本新官市车站的附近。



长谷川等伯《樱图》，京都智积院障壁画，1593年。

这首诗把樱花与中国的国花相比，并突发奇想地说当年徐福看到的仙界祥云就是樱花，从樱花开花时的色彩、形状和气势来看，确实可以作这样神奇的想象。长期以来，樱花和富士山、日本刀一起已成为大和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之物。在今天的日本，每到春天赏樱季节，就会出现全国性的观赏活动。由于气候的关系，日本的樱花是从南到北次第开放的，因而全国性的赏樱活动，也会由南到北一站接着一站地掀起高潮，形成充满着大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全民狂欢活动。江户汉诗中吟咏樱花的佳作很多，江源高朗有咏《樱》诗云：“托得芳根东海边，琼英开遍养花天。轻云罩日暄尤好，飞雪翻风霁更妍。万朵婵娟含露重，一林烂漫映霞鲜。倘教此树在西土，当入赵昌图里传。”中间四句对樱花盛开时的姿态神韵描述得极为出色，诗人对日本独有山樱的自豪感油然而出。像这样的自豪感在江户汉诗中经常可见，比如广濑旭窗有《樱花》诗：

嫣然一顾乃倾城，薄晕摩空冉冉轻。
李杜韩苏谁识面，梨桃梅杏总虚名。
此花飞后春无色，何处吹来风有情。
寄语啼莺须自惜，垂杨树杪莫劳声。



歌川丰国《花之风》，大幅绢本三张套。

春之烂漫颂歌

樱

梅

之

恋

认为能够欣赏到樱花之美是日本人的幸运，像李白、杜甫、韩愈和苏轼这样伟大的中国诗人都无缘结识樱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颈联“此花飞后春无色，何处吹来风有情”的描写为传神之笔，相信在日本见到过樱花碎瓣满天飘洒的人，对此情景都会有心灵震撼的共鸣感受。

日本汉诗中吟诵樱花的角度实际上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广濑谦（1807—1863）的一首咏樱诗《夏初游樱祠》：

花开万人集，花落一人无。
但见双黄鸟，绿荫深处呼。

这首诗所咏的是初夏时候的樱花树。诗题中所说的“樱祠”，就是今天的樱宫，位于大阪市都岛区中野町三丁目，是数百年来赏樱的名胜之地。这首诗的用意不在于写樱花盛开时万人观赏的盛况，而在于写花落殆尽之后无人光顾的孤寂情景，其中明显包含着诗人对当时某种世态炎凉现象的感叹。当代有些西方学者提出日本人似乎有点“健忘症”的说法自然不无调侃之意，实际上日本国民的主流意识从江户时代以来就一直喜欢追逐新潮，重视现世生活，是崇尚现实的强者，而对弱者及失败者则相对而言缺乏同情与关怀。他们不是喜欢那样地“绝情健忘”，而是已形成“弃旧迎新”的习性。广濑谦通过樱花花开花落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似乎感悟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这一特性。

检阅日本历代的汉诗，可以发现在江户时代之前，人们对观赏樱花的热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的高涨。樱花尽管很美，吟咏的诗作也不少，但是它还是作为百花中的一种，似乎还没有被推上作为国花的崇高地位。平安时代出现的《凌云集》，作为汉诗“敕撰三集”的第一集，收集了从桓武天皇的延历元年（782）到嵯峨天皇的弘仁五年（814）三十二年间的一首汉诗，其中有文武天皇写的两首咏花诗：